

日本東京
大連圖書館

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六月初版

日本東京及
大連圖書館
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全一冊

定價大洋八角

版權所有

調查兼
編著者
孫楷第

出版兼
發行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印刷者
總發行處

大北印書局

和平門內絨線胡同

國立北平圖書館

北平文津街一號

編號
冊數

海外虞
初新錄

子書新著屬題

壬申端午傅增湘



日本東京所
見中國小說
書目提要

藏園居士書端



序

滄縣 孫子書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國小說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績的學者。他的成績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細密。他的方法，無他巧妙，只是用目錄之學做基礎而已。他在這幾年之中，編纂中國小說書目，著錄的小說有八百餘種之多。他每記載一種書，總要設法訪求借觀，依據親身的觀察，詳細記載板刻的形式與內容的異同。這種記載便是爲中國小說史立下目錄學的根基。這是最穩固可靠的根基，因爲七八百年中的小說發達史都可以在這些板本變遷沿革的痕跡上看出來。所以孫先生本意不過是要編一部小說書目，而結果却是建立了科學的中國小說史學，而他自己也因此成爲中國研究小說史的專門學者。

他在北平所親見的小說，已很多了。但他還不滿足，所以去年九月親到日本去看中國小說。專爲了看小說而渡海出洋，孫先生真可算是中國小說研究史上的哥倫布了！

他在東京工作了兩個月，又在大連工作了五日，都是專心壹志的猛幹，所以能在短時期中記錄了這七卷的東京大連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這兩處——尤其是東京——所藏的中國小說古本的絕大重要，孫先生在他的自序和緣起裡都說過了，無須我來申說。我只要請讀此書的人回想十四五年前我開始作小說考證時，那時候我們只知道一種水滸傳，一種三國演義，兩種西遊記，一種隋唐演義。在這十幾年之中，國內已發見的水滸傳，有百回本，一百一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百二十四回本。孫先生此書中記載的水滸傳明刻本竟有六種之多。有了這許多本子的詳細記載，我們方才可以作水滸演變史的

精密研究了。三國演義的歷史，近年來全靠日本所藏的幾個古本的幫助，我們差不多可以知道從元朝到清初三國故事的演變了。國內至今還沒有可貴的西遊記本子；而孫先生在日本所見的明刻本共有七部，加上宋刊的兩種三藏法師取經記和鹽谷溫先生印行的吳昌齡西遊記雜劇，從此西遊記的歷史的研究也可以有實物的根據了。隋唐演義與封神傳等書，向來在國內都沒有古本子，所以我們都無從試探他們成書的歷史；現在有了孫先生所見各種古本的記載，這種研究都可以開始了。我們試回想十五年前，我們討論中國短篇小說，只能用一部今古奇觀作例子；十五年來，「三言」「二拍」與古今小說都先後出現，我們方才明白短篇小說在當時發達的狀況；而這些書的保存與出現，都靠日本宮廷與私家的收藏。我們可以說：如果沒有日本做了中國舊小說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這許多的舊刻小說，我們決不能

真正明瞭中國短篇與長篇小說的發達演變史！我們明白了這一點，方才可以了解孫先生此次渡海看小說的使命的重大。

試舉隋唐演義一書爲例。國內通行之隋唐演義皆是褚人穫重編之本。近年始有人注意到林瀚編的隋唐演義。但因爲這兩部書的內容太不相同了，我們竟無從明瞭他們的因革關係，也不能知道褚人穫怎樣能從一部很幼稚的通俗講史變成一部很有文學趣味的小說。但我們讀了孫先生的書目，自然會明白隋唐演義的歷史了。孫先生在東京見了五種隋唐演義，在大連又見了一部隋史遺文：

(1) 熊鍾谷編的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卷九十節（嘉靖癸丑楊氏清江堂刊本）

(2) 余應鰲編的唐國志傳八卷（余氏三台館刊本）

(3) 姑孰陳氏尺蠖齋評釋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八十九節（萬歷（？）癸巳繡

谷唐氏世德堂刊本）

(4) 徐文長評唐傳演義八卷九十節（萬歷庚申武林藏珠館刊本）

以上四種，依孫先生的考定，實在只是一部書，其內容文字都相同，大意是記唐朝開國的事，起于隋煬帝大業十三年，終于唐太宗貞觀十九年。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祖本。

(5) 隋唐兩朝志傳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萬歷己未，金閶襲紹山繡梓）

這本子有假託楊慎的序，又有林瀚的序林序也是假託的，序中說他得羅貫中原本，重編爲十二卷。此書雖假託于正德一朝的名人，孫先生考定爲用熊鍾谷本作底本而擴充成書的：前面略加幾回隋朝故事，中間敘述瓦崗寨的英雄較爲詳細，後面增補唐太宗以後的史事直到僖宗爲止。這也是隋唐演義的一

個祖本。

(6) 新鐫繡像批評隋史遺文十二卷六十回 (名山聚藏板，有崇禎癸酉袁

于令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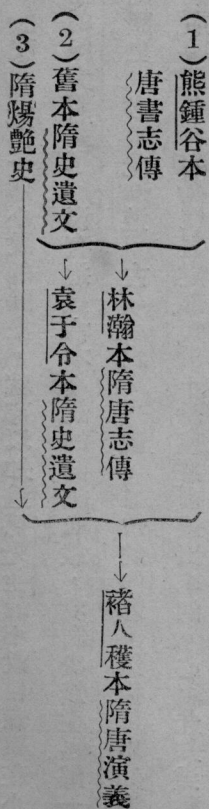
這書專記隋末瓦崗寨的子漢，用秦叔寶作中心。孫先生從每回後的總評裏考出此書之前尚有一種「舊本」，大概是當時說話人所演講，袁于令取市人話本，稍加增改，作成此書。這是隋唐演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祖本。

我們試再翻開隋唐演義的褚人穫自序，看他說：

隋唐志傳自羅氏，纂輯于林氏，可謂善矣。然始于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畧；厥後鋪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猶有議焉。昔籀菴袁先生曾示予所藏逸史，載隋煬帝朱貴兒唐明皇楊玉環再世因緣事，殊新異可喜。因與商酌，編入本傳，以爲一部之始終關目。合之

遺文艷史而始廣其事，極之窮幽僊證（此指書中末回的僊證故事）而已竟其局。其間闕略者補之，零星者刪之，更採當時奇趣雅韻之事點染之，彙成一集，頗改舊觀。

褚氏敘述他的新本的來歷，本是很忠實，很明白的。然而我們若不會讀孫先生所記載的各種本子的內容，我們就不會看懂這一段自序，因為我們就不懂得序中說的『遺文』即是隋史遺文，也就不懂得袁于令和這部書的關繫，更不知道熊鍾谷本與林瀚本的關繫。現在我們有了孫先生記載的材料，方才可以推知隋唐演義的演變史大概是這樣的：



我們看這一部小說的歷史，就可以知道孫先生的小說目錄學在小說史學上的絕大重要了。沒有這些古本小說的詳細記載，我們決無從了解一部小說的歷史。必須先知道了古今小說，三言，二拍的內容，然後可以知道今古奇觀所收的各篇都是從這幾部短篇小說叢書裡選出來的。必須先知道稽人稷以前的隋唐故事舊本，然後可以了解稽本隋唐演義的真正歷史地位。水滸，西遊，三國，封神，說岳，英烈傳，平妖傳，等書的歷史的考證，必須重新建築在孫先生現在開始建立的小說目錄學的新基礎之上。

一九三二，七，二四。胡適

序

余以民國十九年間，輯錄中國小說書目，所據者爲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書，孔德學校圖書館藏書，馬隅卿先生藏書，以及故家之所收藏，廠肆流連，隨時注意，一二年間，搜集略備。嗣見日友長澤規矩也先生所記日本小說板刻，益以古今人之所徵引著錄，都八百餘種。於去歲三月寫成初稿，粗可觀覽。而東鄰所存中國小說若干種，僅據長澤先生所記，未得目覩。或名稱歧異，或內容不詳，非讀原書，無從定其異同。其時隅卿先生適有東遊之志，乃欲結伴偕行。先生尋以事返里，行期淹滯，勢難偕往。乃商之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當局，以去歲九月，揚舲東渡。十九日，抵東京驛，遽聞遼東之變，悲憤填膺，欲歸復止，終下榻於牛込區，與友人謝剛

主同寓。先是，是年八月，長澤先生以事來華，晤對之次，以訪書事懇其襄助，即蒙慨允。至是，登門造訪，歡然道故，情意懇摯，即爲向各方接洽。佈置就緒，旋即入覽。自是朝出暮返，以筆墨自隨，目覽手鈔，殆無暇晷。

居東京月餘，公家藏書，如宮內省圖書寮內閣文庫帝國圖書館，私家如尊經閣靜嘉堂成簣堂以及鹽谷溫博士神山閨次先生長澤規矩也先生文求堂主人田中氏村口書店主人某君，所藏小說部分，皆次第閱過。以歸心甚急，乃罷京都之行，迂道大連返平。抵塘沽之夕，爲十一月十五日，時則津變猶未已也。越冬至春，公餘多暇，乃發旅篋所攜，重加整理，排比次第，釐爲六卷。亦復評校得失，詳其異同。將以就正通人，公之同好，冀於斯學有所裨補。其小說書目亦即修正成書。當國家多事之秋，而余猶得始終從事於此，自個人言之，亦不可謂非幸事矣。中日交通，肇始炎漢，大盛於唐，至於今

日，六十年間，關係爲鉅。若彼邦所傳漢籍，國內學者，夙已注意。鄰蘇老人，搜秘苑于前；江安夫子，弔古本于後。並出撰著，見重世人。以余寡陋，此次所閱者不過裨官野史之微，非世所急。即其規模學識，又非本師與鄰蘇老人之比，效鑾著書，祇益愧悔。矧當國步艱難之日，隱憂未已，外患方滋，聽白山之鼙鼓，驚滬上之烟塵，草立注易，實際何補？深唯古人『玩物喪志』之言，所以恍然自失。世之君子，其勿以區區蒐獲之效而稍恕其愚也。民國二十一年五月，滄縣孫楷第書。

緣起

日本官府藏書，以宮內省圖書寮爲最精。寮中宋元舊槧，插架至多，且鑒別甚精，以視清室天祿琳瑯之真偽相間玉石不分者，殆遠過之。所藏四部書外，小說戲曲間有舊本，然爲數無多。故欲搜求此等書籍，自不得不以內閣文庫爲淵海。內閣所度小說，如元至治刊本平話，明崇禎本二刻白案驚奇，已爲唯一無二之孤本。封神演義有萬歷原本，古今小說有昌啟間原本，初二刻新平妖傳有泰昌崇禎原本。唐書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有嘉靖本，又有萬歷本。西遊水滸，萬歷以來刊本俱有數種之多。其他明清舊本尙數十種，雖書有精粗巧拙之不同，然保存小說如是之多，自可謂藝苑偉觀，學者如欲徵異同，辨得失，夷考明清著作之林，舍是將安求乎？帝國

圖書館及東京帝大文學部支那哲文學研究室亦多漢籍，但藏書性質與秘閣不同，小說間有一二舊本，已分別採入本書中。

私家靜嘉堂岩崎氏既得吾國歸安陸氏藏書，鹽其精華，年來搜集亦頗注意舊本，藏書之富，在傅桑頓佔重要地位。小說除萬歷本唐書演義外，無重要明本。尊經閣前田氏夙以藏書著名，小說有羅貫中隋唐兩朝志傳，某氏征播奏捷傳，並萬歷本；李笠翁無聲戲爲清初刊本：俱是孤本。亦藏古今小說一部，與內閣文庫本爭霸京國，同爲天壤間秘笈。德富蘇峯氏成實堂有宋板唐三藏取經記，世所習知，宏治本鍾情麗集亦不多得之書。鹽谷溫博士，神山閨次先生，長澤規矩也先生，俱研究中國小說，架上所庋，時足補簿錄之所未備。文求堂田中氏博聞多識，亦有板本之好，所藏嘉靖本三國志最爲秘笈，即上海商務印書館所據以景印者。設北平不出此書而登